

## 重点

救孤之路,袁厉害走了26年,兰考才刚刚起步

## 7条生命撬开孤儿救助坚冰

本报特派记者 刘志浩 梁斌 发自河南兰考



1月9日,有消息称建设兰考福利院的90万元已经到账,此时,距离7个孩子不幸遇难仅仅5天。但从袁厉害1987年收养第一个孩子算起,已经过去整整26年。

▶1月6日,河南兰考县私人收养所火灾当事人袁厉害在住院治疗。

本报特派记者 王鸿光 摄



## 一个小时,阴阳两隔

1月8日,兰考人民医院门前,如往常一样,车水马龙。

4天未进一粒粮食的袁厉害,躺在医院里,依然沉浸在失去7个孩子(含20岁的“五孩”的巨大悲痛中。她说,最后悔的是那天早上她不该出门。

1月4日,河南兰考,严寒中一场无名大火,带走了7条生命。几个原本不该有交集的生命,因为一个叫袁厉害的女人,而走到了一个家庭中。如今,这7个孩子的生命已随大火而去,只留下被烧得漆黑的空屋子。

不幸遇难的孩子中,最大的今年20岁,最小的才7个月,尚在襁褓之中。

“如果那天不出门,可能他们就不会……”1月6日上午,说话间,48岁的袁厉害再次强烈地抽泣起来。她清楚地记得,4日早上升门前,还特意叮嘱:“五孩,把门关好,不要让别人进来拿东西。”

但是,仅仅一个多小时后,伴随着滚滚浓烟,袁厉害与这7个孩子已是阴阳两隔。

## 遗弃者眼里的“天堂”

大约十二年前的一个下午,正在家里侍弄孩子的袁厉害,突然被一阵低沉的声音打断,随后看到,一个老太太和一个佝偻着半边身子的孩子,出现在她面前。

“说是妈妈跑去了云南,爸爸离开家也不见了。”1月8日,回忆当年情形时,袁厉害说,老太太想让自己领养这个患有小儿麻痹伴有小脑发育迟缓的孙子。“她说自己养不起。”就在她转身的工夫,老太太不见了。

大约4年前,一天正要出门,袁厉害家中突然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姑娘手中抱着一个“豁嘴儿”的孩子,“说希望给俺领养”。

之后袁厉害才知道,姑娘是

当地医院一个实习生,看到这个被遗弃在医院的弃婴,“想都没想”,就直接抱过来给了袁厉害。

7个月前,在自家门口,依旧是在家中照料孩子的袁厉害,听到外面有敲门的声音,开门看时,地上已经多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个还在咿咿呀呀的孩子。

前述孩子中的两个,分别被袁厉害起名为“五孩”、“扎根”,最后一个由于才领养不久,还没来得及起名字,在官方通报中,只能以“男婴”称呼。

“还没有来得及叫声妈妈,就走了。”说起最小的两个男婴,袁厉害禁不住再次痛哭流涕。

曾经,遗弃他们的人可能都认为,把孩子送到这里,就是来到了“天堂”,好心的“袁妈妈”一定会让这些本就充满磨难的生命,延续下去。

挨过一次次饥饿,躲过一次次疾病,最终,这些已经被“抛弃”过一次的生命,还是没有逃脱突如其来的大火,去到了另一个“天堂”。

## 袁厉害的委屈

1月5日,天气晴朗,位于开封北郊的市社会福利院,大门敞开。

火灾幸存的两名婴儿,已经和福利院的其他十几个婴儿一起,住在一个大套房内,工作人员不时过来查看情况。

“来了就洗了澡。”福利院一位女义工说,孩子们身上的味道都很大,穿的衣服也都很破旧。

5日上午,在距离福利院不远的开封市北环小学内,智力正常的5个孩子,已经坐到安静的教室上課。

“他们原本就应该在这里,这才是孩子们快乐的天堂。”5日晚,开封市福利院院长王永喜曾这样告诉记者,他曾多次劝说袁厉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但对方却始终不肯答应。

“我也想交给政府,让他们去条件更好的地方。”8日下午,尚躺在病床上的袁厉害如是说,她不

是没有送孩子到过福利院。但她对送孩子到福利院,始终存在一种复杂的情绪。

“困难的时候从来没人管过。”6日晚,袁厉害的一位邻居愤愤不平地对记者说,此前20多年,政府一直“放任”袁厉害收养孩子,“只要是人,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久了,肯定会有感情啊!”

“他们早干吗去了?”妹妹袁红英抽泣着告诉记者,当初为了收留孩子一事,父母、大姐、兄弟媳妇都曾和袁厉害吵过架,但却没有人能劝住她,“像是魔怔了!”为此,1995年丈夫杜灵彪也和袁厉害离了婚。

“我不养他们,他们就会死。”因为这个简单的逻辑,袁厉害家的“孩子”越来越多。

## 走到了政府的前头

21年前,中国的《收养法》正式实施,其中明确了收养病残障儿方面的规定。彼时的袁厉害,已经收养弃婴5年。现已被停职检查的兰考县民政局长杨佩民也承认“袁厉害走到了政府的前头,承担了政府该做的工作。”当时政府对袁厉害的收养,并未反对。

此时,已经有七八个非亲非故的孩子,开始叫袁厉害“妈妈”。

但是,当政府的各项规章制度不断完备之时,不符合收养条件的袁厉害依然不停地收养着像“五孩”一样被家人亲自送上门来的孩子。

此时,只上过小学一年级的袁厉害,尚不知道可以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因为没人告诉她。但她知道的却是,收养的孩子们,“叫起妈妈来,很亲!”

时光推移,叫袁厉害“妈妈”的孩子越来越多。此时《收养法》也屡经修正,并在其中明确规定了收养人需具备“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等条件,而袁厉害已经明显有违其中条款。

但是,并没有人阻拦袁厉害的收养,政府部门还会在逢年过

节的时候,去她家里慰问并送上一些慰问品。

2005年前后,河南当地媒体发现了袁厉害这位“爱心妈妈”,并进行了大篇幅报道,但报道却产生了另一种效果。曾6次到袁厉害家里实地拍摄的摄影师卢广确认,到2010年及2011年时,袁厉害家的孩子一度达到几十个之多。

此时民政部门才发现,想要动员袁厉害把孩子全部送到福利院,似乎有点难,在双方的拉锯中,时间来到了2013年1月4日。

一场大火,使这个原本寄托着袁厉害收养希望的“天堂”,瞬间变成了孩子们的地狱。

## 90万资金已经到账

“五孩,挺好的孩子,能帮我添多活,咋就……”8日下午,说起逝去的孩子,躺在病床上的袁厉害又是一阵喘息,“心口疼,心口疼!”几天来一直粒米未进的她,还不知道政府对她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

此时的兰考县政府才发现,需要“全力建好兰考县社会福利中心这一民心工程。而集资2000万修建的财税服务中心,则早已矗立在兰考县城。

“早干啥去了!”从当地一位出租车师傅嘴里说出的这句话,让记者颇为耳熟,“没出事时不管人家,出了事,把所有责任推给她,太不公平了!”

“政府亏欠孩子的东西,太多了。”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也如是说。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前述出租车师傅说,“一定要好好查查那些当官的,有没有贪污受贿!”

1月9日,有消息称建设兰考福利院的90万元已经到账,此时,距离7个孩子不幸遇难仅仅5天。但从袁厉害1987年收养第一个孩子算起,已经过去整整26年。

而民政部也正式表态,将修订完善儿童救助法规,将在人口大县建一批儿童福利机构。

民政部:  
儿童救助法规  
需要修订完善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兰考火灾事件暴露了孤儿救助体系存在漏洞。民政部门将从中吸取深刻教训,主动做好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的管理。

## 50万孤儿在民间

据介绍,中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

收养主体目前有政府、个人、社会组织。其中,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

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省一级有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9家,地一级有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333家,县一级有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64家,800多家社会福利机构设立了儿童部。但多数县(市、区)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

## 现行收养条件过高

这位负责人同时指出,中国儿童救助保护体系还不尽完善:有些法规需要修订,如公民收养条件过高;相关法规宣传普及不够;孤儿、弃婴的发现、报案、移送的网络体系不够健全;多数县(市、区)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等。

## 将建一批福利院

下一步,民政部将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鼓励公民收养;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继续实施“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蓝天计划”,在人口大县建设一批儿童福利机构,其他县在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儿童福利部,全面提高孤儿收留养育能力。

慈善面前  
管理冷漠  
就是渎职

兰考县民办收养所的一场大火,夺去了7条弱小的生命,揭开了国内民间慈善事业长久以来的生存窘境,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些地方的相关管理部门对民间慈善表现出的消极冷漠。

过多的限制、管理的冷漠,救助的缺位,将打击乃至扼杀民间自发的慈善心。一位退休的原县民政局长对记者坦言,职能部门对待民间慈善行为长期采取的是“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的态度。这种消极冷漠态度,让诸多民间救助行为,从一诞生就在“非法”的状态下等待被伤害的命运。

在迫切需要的社会慈善和民间自发的爱心面前,主管部门态度消极就是渎职。它伤害的不仅是公众的“爱心”、“热心”,更有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的道德体系。据新华社

山西长治清理污染物残冰240吨

## 污染方尚未公布环境治理方案

本报长治1月9日讯(特派记者  
寇润涛) 1月9日,山西潞安天脊“12·31”应急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介绍,“截至8日下午,已清理污染残冰240吨。”而清理工作到底何时结束,目前还不能确定。

1月9日,在潞安天脊“12·31”应急指挥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苯胺污染的浊漳河主河道沿线,抢险人员已经筑起了5道活性炭和焦炭混合而成的拦河坝,过滤吸收水中剩余的苯胺残留物。

在黄牛蹄水库,连日来的低温使得库底积存的污水结起了厚约3厘米的冰层。抢险人员在冰面上凿出一个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洞,用

排水设施抽出被苯胺污染的污水。

在发生泄漏事故的天脊方元公司苯胺储存罐区,记者9日在围墙外看到,除了设备排烟管道内不断冒出白色蒸汽外,苯胺储存罐区看不到一位工人,现场已经闻不到之前那种刺鼻的臭味。

此外,针对已污染区域,浊漳河

下游等地后续污染治理情况,自从事故发生以来,天脊方元公司至今没有向社会公布一整套治理方案。

“污水长期积蓄是否会渗透,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后续采取哪些办法处理?”在天脊方元公司排污所用的泄洪沟沿线村庄,村民们不知道谁来向他们回答这些问题。